

## 屠格涅夫笔下少女形象的共性特征

金亚娜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本文从孤独、寻求精神导师、非情欲的爱、对理想的追求和悲剧命运及理想化的划一等 5 个方面综述了屠格涅夫所塑造的少女形象的共性特征, 并论及这些少女形象所产生的社会作用及其不足。

**关键词:** 少女形象; 永恒女性; 精神美; 崇拜

**中图分类号:** I042

**文献标识码:** A

俄罗斯人一向崇拜少女的美, 这不仅仅是一种女性的青春美, 还有一种纯洁无瑕的、圣洁的东西, 它是晶莹的, 崇高的, 也是不可侵犯的。许多古典文学大师都塑造了众多的美少女形象, 特别是普希金、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那些美丽动人的少女有谁能忘记呢! 如果我们把屠格涅夫笔下的那些女主人公汇集起来, 去一处俄罗斯的“大观园”, 让她们将各自绰约的风姿一一展露, 那也真可以说是“美轮美奂”。她们的人格特征卓异精彩, 千姿百态, 放射出富有圣洁意蕴的俄式“童贞女”们的人格魅力。可以说, 屠格涅夫艺术“大观园”里的众多少女们, 无论是富是贫, 是尊是卑, 其伦理和审美价值都不容小视。

不过, 细细想来, 作家笔下的各类少女形象虽然有一些卓尔不群的独特性, 总体而言, 还是有一些共性特征。探讨一下这些共性特征, 对更加全面、深入地评价作家女性形象塑造的价值不无裨益。

### 1 孤独

孤独感是俄罗斯人所固有的对其文化心理有重要影响的感觉。这与他们自古以来的生活环境有关。“俄罗斯人的祖先生活在东欧平原的北方, 靠近北冰洋。阴霾的天空, 无际的大雪坚冰, 蛮荒的草地和森林, 这种严峻的自然环境使古罗斯人长期不能安居乐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生存方式、性格、心理, 甚至信仰。”(金亚娜等 2003: 5) 人们走出家门, 面前是一片渺无人烟的荒野或树林, 自然产生一种孤独感。这使他们忧郁, 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独处, 单独面对自己的灵魂, 进而使他们养成了善于思索的习惯, 也乐于同大自然进行神秘的交往。由此逐渐形成了他们富有神秘灵感的浪漫情怀, 性格充满诗意并极富幻想力。而女性, 后来又幽禁在闺阁中, 她们更加孤独压抑, 更加渴望在自由自在的环境中独立自主地生活, 自由地与人交往并把心曲向人倾述, 更渴望找到一个知己, 得到他的关爱。她们往往富有充满诗意的幻想, 所期待的不仅仅是一个白马王子, 而且是一个大天使, 既是理想中的情人, 又能带来上帝的意旨, 使她们走上幸福、光明之路。屠格涅夫“家”的女儿们一般都生活在极其孤独的状态中, 这或者是因为她们自幼失去了父母, 寄人篱下; 或者是由于独自生活在地主庄园的闺阁之中, 无人与之交往, 因而形影

相吊；抑或是虽有人陪伴在身旁却无法进行精神上的交流。这里必须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屠格涅夫的女主人公都有明显的庄园文化的特点，具有根深蒂固的闺阁生活的影响，心理十分简单、纯真，甚至幼稚，并且心灵很闭塞，内心大多充满宗教情绪，与普希金的《巴奇萨拉喷泉》中的玛丽娅十分相近，中古的谦谨与女性要求走向社会的时代精神相结合。

我们仅以《阿霞》中的女主人公阿霞为例，来看看孤独的女主人公内心深处的苦涩滋味。表面上看，阿霞并不孤独，有同父异母的兄长加京相陪伴，后者对她关爱有加，呵护备至。可实际上，他们之间并没有心灵的沟通和精神上的相互理解，因为加京和阿霞的内心生活有极大的差异，各自都很苦闷、寂寞。加京对阿霞的态度是怜悯加无奈，把她视为被惯坏了的小疯丫头，出于兄长的责任感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她，这当然令阿霞难以忍受。正是在心灵十分孤独的情况下，阿霞结识了N先生，以为他是一个能够理解并爱她的人。然而阿霞错了，N先生对阿霞的感情与其说是爱，毋宁说是一时的兴趣，再加上些许同情。他并没有领悟到阿霞性格中最珍贵的东西，他所感受到的更多是与她的相识带给他的消除孤独的快感。实际上，他们之间看似亲密的关系不过是由孤独感和怜悯心维系的。尽管怜悯是一种十分伟大的感情，是人道主义的不可少根源，它常常把人引向善和深层的爱，但这却不是阿霞所需要的那种爱。阿霞找不到能够明白自己的知音，在三人相处的关系中依旧是孤独的。她常常把自己的感情转向与大自然的交往，以此填补心灵的孤寂和排解苦闷。

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那些女主人公，也都是心灵极其孤独的。这样一来，她们或者转向与上帝的交往，在宗教生活中寻找精神寄托和心灵的慰藉，诸如《贵族之家》中的丽莎和《奇怪的故事》的女主人公索菲娅等就是如此；还有一些人则迫望找到一个能够引导自己开始有意义的新生活的伴侣，《前夜》中的叶琳娜·斯塔霍娃和《处女地》中的玛丽安娜在这方面最具典型性；另有一些女性则流入平庸，随便选一个人把自己嫁出去，平平淡淡地过日子，诸如《帕拉莎》的同名女主人公帕拉莎就是这样安排了自己的命运。

尽管女主人公的心灵是孤独的，作家认为，“人的本性并非自我封闭的，它向社会的客观作用敞开。”（В.М.Маркович 1975: 128）可见，客观环境对女性的人生选择十分重要。如果丽莎·卡里金娜处在叶琳娜·斯塔霍娃的环境中，或许也能做出同样的选择。

## 2 寻求精神导师

由于屠格涅夫笔下的少女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又渴望生活得有意义，而她们自身却处于上述与社会隔绝的孤独、封闭状态中，所以她们迫切希望给自己找一个精神“导师”，在他的指引下开辟一条新生活之路。其实这也不仅仅是屠格涅夫的女主人公的特征，许多古典文学中的少女都有这样的追求。正因为她们寻找精神“导师”的愿望极其迫切，而能够与之交往的这类人十分有限，加之她们生活阅历又很缺乏，头脑过于单纯，所以她们常常看错人。这些“导师”或者不能给她们指出正确的生活道路，或者，更有甚者，将她们引入歧途。有人把这些人一律称为“多余人”，这未免有些武断。这些被视为“导师”的人中确实大多具有所谓“多余人”的气质，但他们性格各异，各有千秋，也各有弱点。其中的一些人对于社会可能确实是多余的，但却不属于赫尔岑提出的“多余人”之例。例如，把《贵族之家》中的拉夫列茨基、《罗亭》中的同名主人公罗亭、《浮士德》中的男主人公巴维尔、《阿霞》中的加京和N先生、《处女地》中的涅日达诺夫等笼而统之地一律称为“多余人”就不够妥当。这些人中除罗亭而外，都没有奥涅金和毕巧林那样敏锐而深刻的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能力，虽然他们也都是优秀的贵族青年，但缺少“多余人”那样出众的闪光之处，而且也未必那么“多余”。

屠格涅夫小说中寻求精神“导师”的女主人公不少，在多数情况下她们的选择大同小异。《处女地》的女主人公玛丽安娜便很有代表性。玛丽安娜因家境败落寄居在舅父家中以后，心情郁闷异常，她生性倔强，每天都渴望从这个束缚她的“牢笼”中挣脱出去。由

于她家境的变故和父亲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她对生活在不幸中的人们有着深切的同情，如她自己所说：“……不过如果我不幸，那并不是因为我自己不幸。……我父亲在西伯利亚时，我和妈妈留在莫斯科，那时，我多么想去找他！并不是因为我非常爱他，尊敬他，只不过是亲自了解一下，亲眼看看那些被流放的和受尽苦难的人怎样生活……为我自己，为所有那些生活安闲富足、不受饥寒之苦的人感到羞惭！”（屠格涅夫 2001a: 282—283）正因为如此，当她结识了民粹派活动的参与者涅日达诺夫以后，对他的活动十分理解，并立即认定，他正是可以引导自己去为被压迫的受苦受难者献身的人。玛丽安娜终于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精神“导师”，随时准备同他一起去赴汤蹈火。到了“民间”以后，玛丽安娜追随涅日达诺夫全身心地投入了她理想中的新生活，欣然地接受了“平民化”之路。她换上了民妇的粗布衣衫，学着做各种平凡的家务事。涅日达诺夫激动万分，对她说：“玛丽安娜，……你是我的指路明星，我的依靠，我的勇气……”（屠格涅夫 2001 a: 393）

那么，她的精神“导师”涅日达诺夫的情形又是怎样呢？民粹派的活动受挫以后，他心灰意冷，改变了自己的政治信念，甚至绝望到开枪自杀的地步。且不论涅日达诺夫所指引的这条路是否正确，单就意志和持之以恒的精神而言，“导师”比玛丽安娜已大为逊色。他在原本准备献身的事业中半途而废了，而玛丽安娜却永久地留在了“民间”。这种结局特别值得我们深思。不仅是本部作品如此，许多其他作品中，“导师”引导女主人公走上革命之路以后，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自己不能坚持下去，而由女性将其继续完成，《前夜》是这样，《普宁与巴布林》也是这样。这并非偶然，这还是作家的《门槛》女性情结的一个鲜明体现，归根到底，还是把俄罗斯的希望寄托在女性身上。

屠格涅夫于 1860 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文章是针对赫尔岑的堂吉诃德论对这一形象所作的新诠释，同时作者还谈到了哈姆雷特的形象，因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第一卷是在同一年问世的，屠格涅夫认为这种偶然的巧合具有重要意义。（屠格涅夫 2001b: 180）这篇文章论述和分析了这两类人物的根本不同特征及它们在人身上的共存的哲学观。作者的基本思想简而言之可以归纳如下：作家认为这两个人物分别象征着人的两种特征：积极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分析—怀疑的精神，前者为堂·吉诃德所具有，后者为哈姆雷特所具有。依照戈洛夫科（ГОЛОВКО В.М.）的看法，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是“离心的”自然力量，而“分析—怀疑”的精神是一种“向心的”（即自私的）自然力量。（1999: 61）屠格涅夫在作这种思考的时候，“他不是从理论上的二律背反出发，而是从对现实的思考出发。19 世纪中期和后半期的俄罗斯和欧洲生活的状态，使作家对集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的品格于一身的类型之人的出现不抱希望。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在作家这里象征着在他那一时代无条件实现自己的全面发展的人的悲剧。”（В.М.ГОЛОВКО1999: 62）屠格涅夫对这两类人的不同的特点作了十分具体的概括：“为自己而生活，只关心自己——堂·吉诃德认为这是可耻的。他整个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生活在自己之外，活着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的兄弟，为了根除罪恶，为了反对敌视人类的力量……他身上连一点利己主义的痕迹也没有，他不关心自己，他整个人都充满自我牺牲精神……他有信仰而且坚信不疑，义无反顾。因此他无所畏惧，不屈不挠……他心地温顺，但精神上伟大而勇敢……他知道得很少，而且他也不需要知道得很多；他知道他的事业是什么，他为了什么活在世上，这就是主要的知识。……堂·吉诃德是一个热心人，一个忠于思想的人，因此他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屠格涅夫 2001b: 183）那么哈姆雷特具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是好进行分析和具有利己主义，因而缺乏信仰。他整个人都是为自己而活着，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在整个世界上他找不到他的灵魂可以依附的任何东西；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哈姆雷特怀疑一切，当然也怀疑自己……他不知道他希望得到什么，为什么而活着，同时又眷恋生活……”（屠格涅夫 2001b: 183-184）

“他很痛苦，而且他的痛苦比堂·吉诃德的痛苦更厉害，更伤人。”（屠格涅夫 2001b: 184）

显而易见，屠格涅夫在作这种评论时，并无意于将他们同俄罗斯女性的特点联系起来。但笔者以为，他所认为的堂·吉诃德的根本特征与他塑造的一些进步女性形象十分相符；而哈姆雷特的特征颇为符合她们的精神导师的主要性格特征。这绝非偶然，也不是巧合，而是他心灵深处的女性情结的自然流露。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甚至堂·吉诃德对杜尔西内娅的爱情也颇像俄罗斯少女对男性的爱。许多俄罗斯少女所爱的男人与杜尔西内娅一样，都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人，不过是心中偶像幻化出来的人物而已。并且屠格涅夫笔下的少女，有时还真有些骑士的风度。在这一方面，屠格涅夫的女主人公更多是理想主义者，而男主人公更多是类似于“多余人”的人，他们徒具各种闪光的魅力，头上罩着聪颖的光环，实际上却是缺乏勇气而不敢承担责任的人。

### 3 非情欲的爱

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尤其是后期的作品，都注重展现女主人公感情的纯结、高尚，她们的浪漫情怀所充满的诗意，从民间传统的伦理观来赞美她们近乎童贞女马利亚的爱，很少触及情欲和性欲的因素。他笔下的女主人公在寻找自己的意中人时，似乎就是在找精神“导师”，或者是能使她们“屈服”的人，抑或是出于知恩图报的情感；即便是寻求男欢女爱的女主人公，感情表露也极其矜持拘谨，总而言之，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违背纯洁的“精神美”。在作家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前夜》中叶琳娜与英沙罗夫的情感，《贵族之家》中丽莎与拉夫列茨基的爱情生活，《普宁与巴布林》中穆莎与巴布林的婚姻以及《处女地》中玛丽安娜先后与涅日达诺夫和索洛明的两次恋爱都是如此。在《处女地》中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涅日达诺夫对玛丽安娜说：“真怪，我们已经互相表示了爱情——我们彼此相爱——可我们之间连一句情爱的话都没说过。”玛丽安娜接下来说：“说那些干什么？”（屠格涅夫 2001a: 294）作者接着做了如下的描述：“她轻声说，突然朝他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把头紧紧倚在他肩上……但他们连吻也没吻一下——大概太庸俗，并且不知道为什么使人厌恶——至少他们两个有这种感觉，他们彼此紧紧地握了握手，就马上分开了。”（屠格涅夫 2001a: 294）作者在这之后还做了许多描写，都把他们置于对共同事业的伙伴关系中，正是这种神圣的事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使他们相爱，而这爱的激情却不朝向他们自身，而是朝向革命事业。在涅日达诺夫这里，玛丽安娜是“世界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而玛丽安娜称他为“我的朋友”，他们每次见面，涅日达诺夫都没完没了地谈“事业”、“问题”，谈得再多她也不会感到厌倦。有一次，在大谈特谈革命志向过后，他们感到十分愉快而激动，玛丽安娜对涅日达诺夫说：“你拉着我的手……就是不能吻它——像和一个同志，一个朋友握手一样，握得紧紧的，……就这样！”（屠格涅夫 2001a: 253）然后他们一起走在返回的路上，“小草在他们脚下唧唧我我”，“他俩在微笑……对着自己的青春年华微笑，他们彼此也在微笑。”这就是主人公在恋爱时的情感表达。这种似爱情非爱情的情景在屠格涅夫的小说中的描写多有所见，几乎成为一种模式——只要女主人公的身世不好，就一定要投身革命，而男女主人公只要在事业上有共同追求，就一定有爱情相伴随，并且在这种爱情生活中，女主人公对事业的爱往往要胜过对丈夫。

作家为什么要这样写爱情呢？笔者以为，一个原因可能是屠格涅夫受到俄罗斯文学中普希金的达吉雅娜式贞洁少女的深远影响。对屠格涅夫而言，少女的高尚情操最为重要，绝对不能用情欲来玷污，她们的爱情自然与性无关，她们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只有在童话故事里才有的爱情和幸福的乌托邦；另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恐怕就是来源于宗教的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女性观——对童贞女马利亚的崇拜和禁欲主义的观念。依照这种观念，爱情和激情就其本性而言是非情欲的，它更是一种伦理的感情，含有对理想的追求，要求人毫无保留地付出和自我牺牲。这种民族的女性宗教观不仅对屠格涅夫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决

定了许多俄罗斯古典作家的女性审美和伦理价值观。由此产生了俄罗斯文学与西方文学在女性形象塑造方面的鲜明对照。

#### 4 对理想的追求和悲剧性命运

尽管作家笔下的少女大多生活在闺阁式的封闭状态，与社会几乎完全隔绝，她们还是有极强的实现自我的渴望，这是她们的心灵的要求，它来自于民族精神的传统，与她们自幼受到的仁爱和牺牲精神的宗教熏陶有直接关系。当然，这也不是没有社会历史条件的前提。19世纪俄国社会的民主解放运动带来了新的时代气息，女性解放的意识正在觉醒，这种新意识的产生自然也促进了女性新生活理想的诞生，使她们用新的人生理想去批判以往无价值的空虚生活。于是，她们不再满足于仅在家中的可有可无的事工——绣绣花边，采采鲜花，陪陪小宠物，而更渴望同男人一样进入社会关系中，去承担某种能为人们救苦救难的实实在在的工作。这是屠格涅夫的少女形象的突出典型特征。前面谈及的许多少女都渴望开始新的有意义生活，即使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乃至生命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是她们理想中的生活目的。因此她们在俄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些少女所追求的是“崇高的、无所不包的道德、社会公正和人的完善的理想，没有任何妥协性可言。”（В.М.Маркович 1975：106）

与新理想产生的同时，女性对不符合她们的理想标准的人也就失去了兴趣，这样就出现了寻找意中人也就是寻找如前所说的精神“导师”的情形，也就是说，爱情本身就包含追求理想的因素。由于作家笔下的少女都往往十分热情，对爱情和事业殊为执着，并且又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而她们的“引路人”又大多只是精神“导师”而非能将事业进行到底的人，甚至都缺少爱的决心和力量，这样一来，柔弱的女性便承担起了事业的重任，独自去背基督的十字架，如前面提到，叶琳娜·斯塔霍娃在英沙罗夫死后，在战乱中只身前往保加利亚去继续他的民族解放的事业；穆莎在巴布林死后依然留在流放地西伯利亚，遵照巴布林的遗志在那里从事教育事业；而玛丽安娜在涅日达诺夫死后依然留在了工厂，坚定地把平民化这条路走下去……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种屠格涅夫乃至一些俄罗斯作家那里经常见到的一种情况：女主人公大多以自身的牺牲换取了情操和道德的高尚，而与此同时，她们却不得不抛弃自然本性的需求而忍受必然降临的悲剧命运。在为自己的读者描摹这些少女“英雄”时，屠格涅夫过分陶醉于她们的诸种美的品格，却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人道主义的问题——让这些无限美好的少女去承受连男人往往都难以承受的道德和义务之重担，结果使她们要么进修道院，要么留在流放地，或者独自上战场，要么投身水渊，剥夺了她们作为女人与生俱来的对幸福的渴求，这样对待她们公平吗？！这里所体现的究竟是俄罗斯民族对待女性的什么样的态度呢？

对女性的赞美和崇拜，首先要有一个人道主义的基础，否则，把女性当做新时代的偶像，不食人间烟火而一味崇尚圣洁，那便给女性带来无法承受的重负。在这里必须指出，屠格涅夫为女性确定的人生价值尺度过于极端和简单化了。他笔下的女主人公都失去了追求自己个人幸福的权利，因为这种人性的幸福本身就与崇高的理想不相容，个人的幸福总是与理想处在悲剧性的冲突之中。而女性如果不按照至高的伦理价值尺度来行动，她们就必然从精神崇高的至高点跌落下来，就是自甘堕落。“要赎回这个堕落就必须完完全全地弃绝尘世的一切，做出有共同意义的牺牲。”（В.М.Маркович 1975：116）在屠格涅夫的观念中缺少一个最为重要的价值尺度——普通人的本性的需求就具有最崇高的意义，人的幸福应与他的理想和谐一致。在这个问题上，列夫·托尔斯泰对女性形象的人道就更多一些，著名的娜塔莎·罗斯托娃要比屠格涅夫的少女们幸运得多。

#### 5 理想化的划一

论塑造少女形象的成就，在俄罗斯古典文学中几乎无人能与屠格涅夫相媲美，即使是

这样，我们还是不能不指出，在她的少女形象中明显地表现出一些不容忽视的不足和缺欠。

其一，少女形象的过分理想化。这不仅涉及到那些投身革命的进步新女性，而且包括那些广为人知的有代表性的著名形象，诸如丽莎·卡里京娜、阿霞、索菲娅、帕拉莎、卢克丽娅等等。尽管作者特别着重强调每个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她们却都是俄罗斯人文观念中的理想女性。她们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俄罗斯对各类女性的具有人文传统的观念。简言之，是一种圣化，或者神化，即把女性神话化。《门槛》中的女主人公就是一个标志性的神圣化了的形象，在这些少女形象中，作者在歌颂俄罗斯民族的人格理想，在她们身上看到的是民族精神复兴的希望。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即使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原型，也完全是被理想化了的，是被诗化了的，过于“美好”和“完善”，形象的内涵也就免不了简单化和极端化，甚至失去了真实的生命感。

其二，形象刻画的模式化。无论每个少女的容貌有多大差异，但她们几乎都是矜持的，神情一般都很高傲、冷漠，少言寡语，看似难以接近，内心却非常热情；她们虽然不都长得很美，但目光都同样具有引人的魅力；无论周围的人多么庸俗不堪，她们却十分纯真、质朴，在寻找自己的心上人时都容易看错人；她们常常寄人篱下，渴望自由的生活，想像鸟儿一样飞上高空，又喜欢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她们都有比男主人公高尚的道德，经常以自己的美德阻止男主人公的道德堕落，或者拥有比男主人公更深刻的人生哲理抑或艺术修养，使男主人公不仅惊叹不已而且深深受益；她们在爱情方面都比男主人公更勇敢、火热而持之以恒，但又多遭悲剧结局……总之，这些女主人公都高尚到了圣洁，没有常人的弱点和过失，有些小小的毛病都十分可爱而又可以原谅，即使有了大恶也可以由她们的其他人格魅力得到补偿；几乎所有这些女主人公的行为准则都是牺牲自己而有利于他人。这样的少女形象与当时的俄国社会格格不入，然而却给人们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反映了人们世代传承的女性理想的观念，因而这些形象深受人们的欢迎，它们不仅有了生命力，而且对其他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广泛影响。

但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少女固然可爱，却太过于模式化，形象显得苍白、单调，远远比不上列夫·托尔斯泰的女性形象那么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

对于我们所研究的题目，屠格涅夫自然还是绝对的重要，因为，在俄罗斯文学的女性崇拜哲学观的表现上，他最为全面和充分。

如果用一句话对屠格涅夫的女性形象的突出特点作一个概括，那么，也许可以借用评论者的话说：她们总体而论是“‘永恒女性’的神化”，（Каролина Де Магд-Соэп 1999: 115）是在“多个抒情琴弦上弹奏的”“永恒女性”的赞歌。无论作家对女性形象的描摹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有什么缺欠和不足，它们的净化灵魂的诗性特征都永远辉耀着俄罗斯文学，成为鼓舞人的永恒力量。

#### 参考文献

- [1] Головкин В. М. 1999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искания позднего Тургенева [M].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 [2] Каролина Де Магд-Соэп 1999 Эмансипация женщин в Росси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жизнь [M].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 [3] Маркович В. М. 1975 Человек в романах Тургенева [M]. Ленинград.
- [4] 金亚娜等 2003 充盈的虚无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5] 屠格涅夫全集 2001 年版 (刘硕良主编) 第 4 卷处女地 (冀刚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 [6] 屠格涅夫全集 2001 年版 (刘硕良主编) 第 11 卷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 (张捷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Young Girl's Images in Tolstoy's Works

JIN Ya-na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summarizes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young girl's images in Tolstoy's works from five aspects like lonely, seeking mental director, platonic love, seeing ideal and tragic destiny. The paper explains their role in society and their defects.

**Key words:** young girl's images; eternal female; mental beauty; worship

收稿日期: 2006-07-1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罗斯人文精神与文学——从人文文化视角重新解读俄罗斯文学”(项目号 2000JDXM740012)。

**作者简介:** 金亚娜(1941-), 女, 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毕业, 现任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教授,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主要研究方向: 俄国文学与文化。

[责任编辑: 刘 锐]